

孔

叢

子

孔叢子卷第五

呂咸注

陳士義第十五

是篇名賢否之論故曰陳士義焉

魏王遣使者奉黃金束帛聘子順為相孔武後名試字子順乃高之子嘗相鑑安釐王年五十七

一作子慎

子順謂使者曰若王信能用吾道吾道故為治世也

雖疎食水飲吾猶為之若徒欲制服吾身委以重祿吾猶一夫

一夫猶言一夫假人爾

子度魏王之心以告我使者

曰魏國狹小之於聖賢寡君又聞下風願委國先生親受教訓

如肯降節豈唯魏國君臣是賴其亦社稷之神祇實永受慶於

是乃之魏魏王郊迎謂子順曰寡人不肖嗣先君之業先生聖

人之後道德懿邵邵美幸見顧臨願圖國政對曰臣羈旅之

臣慕君高義是以戾此君辰耽而問以政事敢不敬受君之明

今魏王朝羣臣問理國之所先季文對曰

季文魏大夫

唯在知人王

未之應子順進曰知人則

詰

帝堯所病故四凶在朝雖任無功

夫豈樂然哉人難知故也

言堯豈樂凶與無而用之哉蓋夫

難知故也

今文之對不詳

吾君之所能行而乃欲強吾君以聖人所難比不可行之說也

王曰先生言之對曰當今所惡在脩仁尚義崇德孰禮以接鄰國而已背舜命衆官群臣竟讓得禮之致也苟使朝臣皆有推賢之心主雖不知人則臣位必當若皆以知人為治則人主未過堯且其目所不見者亦必漏矣王曰善矣

秦王得西戎利刀以之割玉如割木焉以示東方諸國

秦王乃秦昭王

得西戎利刀以示開東諸侯

魏王問子順曰古亦有之乎對曰昔周穆王大

征西戎西戎獻銀鋸之劍火浣之布其劍長尺有咫

八寸銀鋸

赤劍用之切玉如泥焉是則古亦有也

十州記作西胡獻是王如切土

王曰

火浣之布若何對曰周書火浣布必投諸火布則火色垢乃灰色出火振之皚然疑乎雪焉後漢書襄襄傳亦作火羣王曰今何以獨無對曰秦貧而多求求故無厭是故西戎閼而不致此以素防絕之一言戎防秦之言故絕之也魏王曰吾聞道士登華山則長不死意亦願之對曰古無是道非所願也王曰吾聞信之對曰朱審君之所聞親聞之於不死者耶聞之於傳聞者耶君聞之於傳聞者妄也若聞之於不死者不死者今安在在者君學之勿疑不在者君勿學無疑李由之母少寡與李音竊相好而生由由有才藝仕於魏王甚愛之或曰李由母姦不知其父不足貴也王以告由且曰吾不以此賤子也雖然古之賢聖豈有似子者乎吾將舉以示君子者李由對曰今人不通於遠在目欲言誰爾且孔子少孤則

亦不知其父者也

言今四方之遠假有如此臣者臣又不能通於遠故言誰耶故以孔子之父為之言

孔子母死殯

於五父之衢人見之皆以爲葬問

卿曼父之母得合葬於防此乃殯於五父之衢人輓父之母誨孔子墓後往葬於防輓亦作昌義

則聖人與臣同者也

叔梁紇與顏氏女野合而得孔子孔子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誨之也孔子母死

于父墓然後往葬於防輓亦作昌義

王笑曰善子順聞之間魏王曰李

由安得斯言王曰假以自顯無傷也

對曰虛造謗言以誣聖人

非無傷也且夫明主之於臣唯德所在不以小疵妨大行也昔

關子文生於淄而不害其為今尹

楚關伯北國於祁子之女生子文却夫人使卉諸夢夢釋中秀卦之祁子

田見之懼而婦夫人以告遂收之楚人謂孔穀謂虎叔

葬故命之曰關毅於葬以其共妻伯比實焉今君子文

今李由可則寵之

何患於人之言而使橫生不然之說若欺有知則有知不受若

欺凡人則凡人疑之必亦問臣則臣不為君之故誣相以顯由

也如此群臣更知由惡此必聚矣所謂求自知而益其垢猶抱

石以殺弱愈不濟矣

言李由若用則寵之何害人之言若以仲尼之事折毀向者別曲之惡名愈聚是摘叶聚

而益趨石魏王使相國脩好鄰國遂連和於趙趙王既賓之而
班是時乃趙孝成王也

謂學歲所作宴

問

子順曰

今寡人欲來北狹不知其所以

然荅曰誘之以其所利而與之通市則自至矣王曰寡人欲因而弱之若與交市分我國貨散於夷狄是強之也可乎荅曰夫

欲之市者將以我無用之貨取其有用之物是故所以弱之之

術也王曰何謂我之無用彼之有用荅曰衣服之物則有珠玉

五彩飲食之物則有酒醪五孰

五熟謂五熟物此即我之所有而彼

之所利者也夷狄之貨唯牛馬旃裘弓矢之器是其所饒而輕以與人者也以吾所有易彼所饒如斯不已則夷狄之用將棄於衣食矣

麋食類言散謂如之

殆可舉

檯而駁之

豈徒弱之而已乎

趙

王曰敬受教

叔產問子順

曰叔產

臣匱於財聞猗頓善殖貨歛學之究

生同國也當知其術願以告我荅曰然知之猗頓曾之窮士也

耕則常飢桑則長寒聞陶朱公富往而問術焉

雪會稽之耻乃扁舟浮於江湖更名易姓適齊為鳴夷子皮之陶朱公既與越王勾踐乃治產十九年之十三致千金後年老而聽子孫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

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

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天下以

興富於猗氏故曰猗頓

史記稱猗頓用蠶起

且夫為富者非唯一術今子

徒問猗頓何也枚產曰亦將問之於先生也荅曰吾貧而子問

以富術縱有其術是不可用之術也昔人有言能得長生者道

士聞而歎學之比往言者死矣道士高蹈而恨夫所歎學學不

死也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也今子欲求殯貨

而問術於我我且自貧安能殺子以富乎子之此問有似道士

之學不死也

東閭空腹而好自賢故自親於子順

東閭魏人

子順弗下顏

下顏

顏色而禮之或曰夫君子之交於士亦取其一節而已

東閭子疏達

亮直大丈夫

也崇莊之

推師直夫人吉王弼以為大人

求直先生役而先

生無意接之斯者無乃非周公之交人乎子順曰此吾所以行

周公之行也

夫東閭子外質頑拙有似疏直然內懷容媚詭形

貌亦體非大丈夫之節也若其度骸稱膚面目鬚眉實美於

人聖人論士不以爲貴者無益於德故也然東閭子中不應外

侮慢世士即所謂愚人而謂人爲愚者也特其虛狀以不德於

人此乃周公之所罪何交之有

官他見子順曰魏人他困貧賤將欲自託富貴之門庶克免乎
子順曰夫富而可以託貧賤而可以寄賤者天下寡矣非信義
君子明識窮達則不可今子所欲託者誰也官他曰將適趙

公子

謂荀公子勝
王原君也

子順曰非其人矣雖好養士自奉而已終弗

能稱也

宮他曰將適燕相國子順曰彼徒兄弟甥舅各濟其

私無求賢之志不足歸也

是時趙朔乃昌國君樂聞伯栗腹焉

宮他曰將適齊畏

蓋由和
之族

子順曰齊大國也其士大夫皆有自多之心不能谷子也

他曰然則何鄉而可子順曰吾勿識也

宮他曰唯先生知人願

告所擇將往庇焉子順曰齊子之欲則宜若卽成子者也昔卽

成子自魯聘

晉成子乃師昭伯之族過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

不作送以寶璧反過而不辭其僕曰日者右宰之觴吾子甚

歡也今過而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歡也陳樂

而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此觀之衛其有亂

乎皆衛三十里聞

難衛獻公以師曹亂出奔晉孫文子奔晉復求入故衛

篤公使齊喜攻孫文子文子奔晉復求入故衛

公及平公挑篤公與齊書而復入衛獻公

右宰死之還車而歸三

舉而歸反命于君乃使人迎其妻子闡宅而居之分祿而食之
其子長而反其璧及其璧與之夫子聞之曰智可與徵謀仁可與託
孤廉可以寄財者其孰成子之謂乎今子求若人之比庶焉可
也若人如宮他曰循先生之言舍先生將安之請從執事子順辭
此人不得已乃言之魏王而升諸朝

子順相魏改璧文寵之官以事賢才奪無任之祿以賜有功
諸喪職秩者不悅乃造謗言文咨以告且曰文咨夫不害前政
而有成孰與變之而起謗哉言寧順前政而有成孰可變更而以起其謗子順曰民之

不可與慮始久矣古之善為政者其初不能無謗子產相鄭三年
而後謗止吾先君之相魯三月而後謗止今吾為政日新雖
不能及聖賢庸知謗止獨無時乎文咨曰子產之謗嘗亦聞之
子產剛直相鄭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位
之號殺子產者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誣之我有田疇

子產殖之子生

而死誰其嗣之未識先君之謗何也子順曰先生初相曾二人

謗誦曰鹿弭裘而芾投之無戾芾之鹿弭裘投之無郵

鹿弭鹿子也其皮

以鳥裘加陽衣以朝序大子也芾小貌投弃也戾鄭罪也及三月政成化既行民又作誦曰袞

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袞衣惠我無私文咨喜曰乃今知先

生亦不異乎聖賢矣

袞衣公侯之服章甫儒冠亦指夫子也

魏王謂子順曰吾欲

致天下之士奈何子順對曰昔周穆王問祭公謀父曰

穆王周昭王之

子名滿榮畿內之國祭公

有王師士蓀父字也

吾欲得天下賢才對曰去其帝王之色則

幾乎得賢才矣今臣亦請君去其尊貴之色而已王曰吾欲得

無欲之士焉臣何如子順曰人之可使以有欲也故欲多者其

所得用亦多欲少者其所得用亦少夫夷齊無欲雖文武不能

制君安得而臣之

伯夷叔齊孤竹君墨台初之二子伯夷名允字公

信伯長夷盤叔齊名胥字公達齊諭聞西伯昌等

養老往歸之乃武王伐紂叩馬而諫義不食周粟應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死焉

論勢第十六

蓋論諸侯強弱之勢云

魏王問相國曰今秦負強以無道陵天下天下莫不患

當卷

寡人欲割國之半以親諸侯求從事於秦可乎子順對曰以臣觀之殆無益也今天下諸侯畏秦之日久矣數被其毒無敢復之之志无雖秦之志心無所計委國於遊說之士游說之士挾強秦

以爲資賣其國以收利义手服從曾不能制如君之謀未獲其利而祗焉適足以速秦之首誅則無以得之不如守常以湏

其變也 漢待王曰秦其遂有天下乎對曰必然焉雖然取不以

義得不以道自古以來未有能終之者故秦始皇雖并天下財五
十餘年趙高殺一世之子

賈女子賈女立月餘項
羽誅之遂滅秦

五國約而誅秦

魏公子无忌既自趙歸率楚齊韓
搆兵攻秦敗之河外蕩驚走當秦

莊襄王子順會之秦未入境而還子順未入秦境而還諸侯留兵於成臯

威臯故虎牢也屬三川郡

好也除有隙之小忿
全執圭之大好吳越之人同舟濟江中流遇風波其相投如左右手者所患同也今不恤所同之患是不如吳越之舟人也

韓王曰善

秦兵攻趙魏大夫以爲於魏便子順曰何謂曰勝趙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弊而擊之

言秦勝則我因弱秦或承其弊而擊之

子順曰不然

秦自孝公以來戰未常屈今皆良將何弊之承

時武安君率彼軍為秦擇皆良

大夫曰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鄰之不脩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累之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受其師也

言秦既勝趙必更他求當加兵於魏

其師先人有言燕雀處屋李毋相哺鳴鳴驚其相樂也自以

爲安矣竊突決上棟宇將焚燕雀顏色變不知禍之將及己

也今子不悟趙破患將及己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

齊攻趙圍廩丘左氏傳襄公二十六年齊烏餘以廩丘奔晉趙使孔

鳥餘齊大夫也蕭何注於春秋時屬齊

青帥五萬擊之孔書
趙將寇齊軍獲戶三萬趙王詔勿歸其戶將
以困之子順聘趙問王曰不歸尸其困何也曰其父兄子弟悲
苦無已廢其產也子順曰非所以窮之也死一也歸尸與不悲
苦胡異焉言死既一則歸尸與不歸尸亦無異也
悲苦與不悲苦亦無異也以臣愚計貧齊之術乃
宜歸尸王曰何謂對曰使其家遠來迎尸不得事農費也歸
所葬使其送死終事二賣也一年之中喪卒三萬三賣也故無
困貧不能得已王曰善既而齊士大夫聞其子順之謀曰君子
之謀其利博哉

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乃喟然曰不見用是吾言
之不當也言不當於主而居人之官食人之祿是尸利也尸利
素飧吾罪深矣退而以病致事謂致其病魏三遣使入其館
謝因冒昧於政事不顯明是非以啓罪於先生今知改矣願

罷而不敢殆有異意君其備之市丘白先生幸而教之願以
國寄先生子順許諾遂見楚王曰王約五國而西伐秦事既不
集又久師於市丘謗君者或以君欲攻市丘以償兵費天下之
士且以是輕君而重秦且又不義君之為矣王故不卜交乎
楚王曰柰何子順曰王今出令使五國勿攻市丘五國重王則
聽王之令矣不重王則且反王之令而攻市丘以此卜五國交
王之輕重必明矣楚王勘諾而五國散

趙間魏將以求親於秦子順謂趙王曰趙掉襄王此君之下吏計
過也比目之魚所以不見得於人者以耦視而俱走也北自魚以
不比不行南越謂之板魚今秦有兼吞天下之志日夜伺間不忘於側息也左右分目少息趙魏與之鄰接而強弱不敵秦所以不敢圖并趙魏
者徒以二國併目周旋者也今無故自離以資強秦天下拙

謀無過此者故臣曰君之下吏計過也夫連鷄不能上捷亦猶

二國構難不能自免於秦也願王孰慮之趙王曰敬受教

韓與魏有隙子順謂韓王曰昭釐侯一出之明君也

韓王謂惠王也乃昭釐

侯之子韓自宣

申不害

申不害李本黃老主於荆

王也乃昭釐

六篇相韓事昭釐侯國內以治

諸侯不來侵伐於昭侯二十二年死

於昭釐侯之時

魏均

韓與魏敵侔之國而釐侯執

圭見梁君者

梁君即申

好卑而惡尊慮過而計失也與嚴敵矣

鄰而動有滅亡之變獨勁不能支二難故降心以相從屈已以

求存也申不害慮事而言

謂策其事而後言

忠臣也昭釐侯聽而行

之明君也今韓弱於始之韓

言今宣惠王弱於昭釐侯之時

魏均

秦強於始之秦而背先人之舊好以區區之衆居二敵之間

非良策也齊楚遠而難恃秦魏呼吸而至舍近而求遠是以

虛名自累而不免近敵之困者也為王計者莫如除小忿全大

先生為百姓故幸起而教之辭曰臣有大馬之疾不任國事苟得從四民之列子弟供魏國之征乃君惠也敢辱君命以速刑書人謂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吾將行如之山東往則山東之國將並於秦言如往山東之國則山東諸國當謂秦所并秦為不義二所不入遂寢于家秦急攻魏王恐或謂子順曰是時魏景公也如之何荅曰吾私有計然豈能賢於執政故無言焉是時子順已遷政與丁家矣魏王聞之駕如孔氏親問焉曰國亡矣如之何對曰夫弃之不如用之之易也死之不如弃之之易也人能弃之弗能用也能死之不能弃也此人過也言弃其地不如用其地以防守烏易死其他不如弃其地以圖存焉易蓋當計其勢如何

尔在弃之用之得其宜數十名都數百官始皇立又二十城以為秦東郡矣是王弃之非用之也秦之強天下無敵魏之弱甚矣而王是以質秦景德王烏太子嘗與秦此王能死不能弃

也是重過也若能用臣之計則衝地不足傷國卑體不足苦身患而怨報矣今秦四境之內報政以下固曰與嫪氏乎與呂氏乎

秦始皇所立文信侯

不韙与太后私通後恐竟禍及私求雖

嫪毐許為閭侍人后於雍宮受幸之事皆夫於毒雖

門閭之下廊廟之上猶皆如是

言非獨四境之內執政之下皆是

言虽門閭廊廟内外亦皆如是

令王誠能割地賂秦以爲嫪毐功單身尊秦以固嫪毐至受以國贊嫪毐也則嫪毐勝矣於是太后之德王也深如骨肉王之交最真天下之上矣

言太后德王則秦不加兵是乃王以此交秦爲天下之上矣

孰不弃呂氏而從嫪毐天下皆然則王怨必報矣

軌節第十七

夫百節之固莫右乎伊尹故凡論事不謗之所以附焉

趙孝成王問曰

趙孝成王乃惠文子之子立三十一年卒

昔伊尹爲臣而放其君其

君不怨何行而得乎此也子順答曰伊尹執人臣之節而弼其君以禮亦行此道而已矣王曰方以放君爲名而先生稱禮何

也子順曰以禮括其君使入於善也曰其說可得聞乎答曰其在商書太甲嗣立而千家宰之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始即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祖之明德此文與尚書差多異其未刪舊語尚存是言太甲在

喪不明乎人子之道而欲知政於是伊尹使之居桐近湯之墓處憂哀之地放之不得知政三年服竟然後反之即所以奉禮執節事太甲者也率其君以義強其君以孝道未有行此見然也王曰善哉我未之聞也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魏安釐王乃昭王之後亦子立三十
四年卒馬回之為人雖少才文梗梗亮直梗亦作頤有大夫夫

之節吾欲以為相可乎答曰知臣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王曰何故答曰聞諸孫卿云其為人也荀卿趙今年五

十始來游秦於齊一襄王時屈原為楚師三為楚酒齊人或讒之乃滴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後廢國家蘭陵嘗族滅出之政推儒興道

德之深者數方言莫能盡
宣帝諱多稱陳仲子焉

長目而系視者必體方而心負每以其法

相人千日不失

言孫卿之相法失驗虽方

臣見回非不偉其體

幹也然甚疑其自王卒用之三月果以謫得罪

新疆固謂子順曰

趙安釐王嘗使新疆行說

賢者所在必興化致

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其有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

盡子順相魏九有陳大計魏不

用遂喟然而歎寢于家者也

荅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且死病

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安殺亡不暇

何化之興

秦自昭莊以還已并東西周諸侯國是時秦政始立有吞天下之心故曰殺亡不暇

昔伊摯在夏呂

望在商而二國不理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

謂呂后皆此襄公也

亦不能使當如今日山東之國弊而不振三晉割地以求安二

夏商治之周折節而入秦燕齊宋楚已屈服矣以此觀之不出二十年天

下盡為秦乎

始皇三十有六年并天下為三十

季節見於子順

季節魏子人也

順賜之酒辭問其故對曰今日家之忌日也故不敢飲子順曰
飲也忌日不樂而禮雖服衰麻見於君及先生與之梁肉無已未有无飲者

辭所以敬尊長而不敢遂其私也忌日方於有服則輕矣

魏安釐王問

天下之高士子順白世無其人也抑可以為次

其曾仲連乎

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官任職好持高節嘗游趙挫

新垣衍

希秦

又為

貧田單

與此將書逐下

新城田

單歸而言其功齊歎爵之曾連乃北隱於海上

吾與富貴而謁於人寧貧賤而輕此其志焉

王曰

魯仲連強作

王曰

曾仲連

強作

之者非體自然也答曰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文武歟

作堯舜而至焉昔我先君夫子歟作文武而至焉作之不變習

與體成習與豈成則自然矣

虞卿著書名曰春秋

虞卿游說之士為趙孝成王上卿後不得意

政謀九八篇以刺諫國家

得失世博之曰虞氏春秋

魏齊曰子無然也

魏齊魏之公子為魏相

春秋

孔聖所以名經也今子之書大抵談說而已亦以為名何答

曰經者取其事常也可當則為經矣且不為孔子其無經乎齊問子順子順曰無傷也魯史記曰春秋春秋經因以為名焉又墨子之書亦曰春秋宣惠平仲葉之夷淮人學首孟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惠齊後著書曰墨子春秋見行吾聞太山之上封禪者七十有二君兵見稱於數不盈十於此不盈於十言切告難同而其實自殊元足怪也

所謂貴賤不嫌同名也史記述无懷氏以平封禪之事司馬相如封禪文稱七十二君然有名氏可謂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雀於趙王而繅之以五絲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申叔趙人也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正旦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委巷之鄙事爾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今善申叔曰敢問何謂不全答曰夫雀者取其名焉則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下人非所得制爵也而王悅此殆非吉祥

宋晉侯公祈神賜之土是失國而更受用之祥也虢公林父乃周惠王

魏二十二年有神降于莘二壤地也號公徒祝應宗區中置牙皆神
賜之工田客歸曰孰其主乎吾聞之國將興則其民將亡聚於神聰明
正直而喜者也依人而行號多京德其何士之能得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雀將何悅哉
申叔問曰大馬之名皆因其形色而名焉惟韓盧宋鵠獨否
何也子順答曰盧黑色鵠白色非色而何

魏公子无忌死韓君將親吊焉无忌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
秦王馬之不行金五斤求晉御客令敗公子於魏工之後果使大伐
公子將公子自知以毀廢遂謝病不朝與會客為長夜此竟病酒而
卒是時韓魏為敵故持親吊焉其子榮之以告子順子順曰必辭之禮歛國君
吊君之主今君不命子則子无所受其君也其子辭韓二君
乃止

子高以為趙平原君霸世之士惜不遇其時也其子子順
以為衰世之好事公子無霸相之才也申叔問子順曰子之
家公有道先生既論之矣今子易之是非焉在答曰言貴

盡心亦各其所見也若是非則明智者裁之

父子皆賢為論三
異彼召人正士論

於而說亦
可論考

申叔問子順曰禮為人臣三諫不從可以稱其君之非乎答曰

禮所不得也曰叔也昔者逮事有道先生問此義焉而告叔

曰得稱其非者所以欲天下人君使不敢遂其非也

言不可得稱
則君有所憚而

子順曰然吾亦聞之是亡考起時一言非禮意追

理將之言非禮一十竟當
也起時謂動時之權爾禮受放之宜不說人以無罪先君夫子曰

事君欲諫不欲陳言不欲顯君之非也申叔曰然則晏子叔向

皆非禮也答曰此二大夫相與私燕言及國事未以為非禮也

齊侯使晏嬰請鍊室於臨邑遂
与羊舌肸各言其因將亂之事

晏子旣陳屢譖而踊貴於君其君

專之省刑然後以及叔向叔向聽晏子之私又承其間所宜亦

答以其事也

景公素繁於刑有辱罵踰者於對日踊貴屢譖故景公專

則首則故可取向詩而
無之非持言君之非也

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以遂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為云天雨之反云國何故也言往日中山皆天雨其穀何反于其國荅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植嘉穀比目說種之其義一也大雅生民嘉穀章矩維祜注以至天應堯以顯后稷秀之嘉穀今詳詩人之意殊无天下嘉穀之義子臯之言宜是若中山之穀妖在之事非所謂天祥也

趙王問相於平原君平原君曰鄒文可鄒文趙之賢人主曰其行如何對曰夫孔子高天下之高士也取友以行交遊以道文與之遊稱曰好義王其用之王卒不用後以平原君言問子順且曰先生知之乎荅曰先父之所交也何敢不知王曰寡人雖失之

在前猶頑聞其行於先生也。豈曰行不苟合雖賤不渝君子之也。王遂礼之固以老辭。

趙王謂子順曰：寡人聞孔氏之言，正考甫以策儒林，相繼

魯大夫孟懿子病且死，成其嗣懿子曰：孔丘聖人之後，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萬公及正考父佐戴公。宣公三命，茲益恭故孔子未入也。方叔牛伯夏生叔梁纥，人所賴氏野合生孔子。仲尼重之以大聖，自茲以降，業不替。

天下諸侯咸資禮焉。先生承其緒，作二國師。二國謂趙與魏從古及今

載德流聲，未有若先生之嗣率由前訓，將與天地相敵矣。吾曰

若先祖父立廩聖人之性，如君王之言也。至如臣者，學行不敏，寄食於趙，祿仕於魏。幸遇二國之君，寬以容之。若方師也，未敢承命假令，賴君之願。後世克祚，不忝前人。不泯祖業，豈

徒一家之賜哉？亦天下之慶也。王曰：必然必然。

孔叢子卷第五

孔叢子卷第六

臣咸注

詰墨第十八

墨翟當战国時有弟子禽滑釐等三百餘人孟子稱揚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揚氏為我是无君也墨者書謬推孔是之事故孔難詰而下之

墨子稱景公問晏嬰

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

孔子語寡人者衆矣俱以爲賢聖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

曰歟前孔子之刑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聞上教臣弑

君非賢聖之行也

樊昭王卒公子閭乃与子山子綦迎昭王葬越姬之子章立之是為惠王更元二年子西召故

平王太子建之子勝於吳以爲巢大夫号曰白公向楚之臣也白公好丘而下土後晉伐鄭告急於楚使子西報鄭受賂而夫白公勝怒乃遂與勇士七人并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因劫惠王置之高府欲殺之

惠王從者皆固賈王志昭王夫人宮白公自立爲王月辭會葉公來報楚王車王之徒共殺白公東奔乃復歸

詰之曰楚昭王之出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齐

衛楚昭王卒惠王三十年，弟子所召王孫勝以爲白公

史記

年此六十年是時曾子順言是是時曾子自衛反曾居五年矣

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

二

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

卒十旬矣

孔子於哀公十六年四月卒是孔子卒已十旬

春秋始亂

墨子雖欲謗毀聖

人虛造妄言奈此年世不相值何

異子曰孔子之齊見景公悅之封之以尼谿

史記景公許以尼谿田封孔子尼谿

齊邑也諸本

或作難誤也晏子曰不可夫儒法居而自順其命而怠事崇喪

遂文盛用繁礼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季不可以道家公曰善

史記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輓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

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爲因今孔子盛容飾繁登躋

之禮起翔之即棄其不能辨其季當年不能究其禮

君欲用之以教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去此文徵異

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礼不欲崇喪遂哀也察

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

晏子答以礼云景公自礼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礼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異於礼也晏父桓子卒桓子豐之父晏子與安輒衰枕草苴經帶杖菅菲食粥居于倚廬遂喪三年此又未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為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已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

鳴夷形吉猶以馬革為之吳王夫差取五子丘同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此云樹鳴夷子皮蓋言若皮鳴夷然范蠡去越之裔自号他夷子皮田常乃田和之曾祖叔仲公立平公墓車荀政此言夫子欲田常知已欲去而用之太史公書

詰之曰夫樹人為信已也記曰孔子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陳常即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殺其君引于桑戒沐浴而朝謂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由常殺齊簡公孔子請與自伐之而喪之不聽是不樹子皮審

墨子曰孔子為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季孫三桓之家時車荀政

子附意謂向之曰若以季孫為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
意附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因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間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

詰之曰所謂厄者沽買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為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取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衛季路以衛出公許立蒯蹠為莊公孔悝乃孔圉父子之陽虎亂魯陽虎欲尽殺三桓載蒯蹠之葬廟之私子貢不與詐而尋取三桓季桓子將殺之桓子共攻虎奪齊弗勝以中年畔漆彫開形殘形殘患疾

詰之曰如此言得之亂子貢季路為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

孔埋于亂冢，見子路聞之而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後往是時子貢為與使於文仲。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弗。所以中年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為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腳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焉，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強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

詰之曰：「案如此辭，則景公與晏子，良孔子之聖也。」上而云非聖賢之行，上下相反，若晏子燈可也，不然則不然矣。言晏子前稱孔賢之行，此又以為聖，相是先後相反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言事靈公、莊公、景公三君皆得。」

順似謂而不正

晏子曰三君皆設其国安是以順爲順也聞君子

獨立不斲於景公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

言孔子伐樹於宋前跡於魯

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之君子則不

言小人則

相毀如是君子則不然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鑿井去法而晏子

事之以勇景公後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君子也

言晏子道君子所服而轉

拂梁丘據問晏子曰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焉仁人固多心

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

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二也

言君之心非二名有所蔽也嬰事君之心非二推正而已

孔子聞之曰如此則孔子譽晏子

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

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

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父之孝子

兄之悌弟也言盈成匡乃人父之孝子人兄之悌弟其父尚在孔子門人盈成匡之父在孔子門人之右七十子門人之列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
知也夫德之不脩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
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
贊矣

墨子自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
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
非不能也而不為者智冀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
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
空用晏子為引用晏子為引上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以同於已故

曹明問子魚曰曹明未詳何許人子魚字子翬觀子誥墨者之辭
子頓之子為陳氏博士年五十七

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

言墨子今已死使其復起則子敢對之乎

荅曰苟得其禮雖百里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

一人猶不能當

前也言詰之得其礼虽百里吾益明白失其正則雖一人之少吾亦不能當之

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荀明曰可得

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霸諸侯

乎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

乎居處勘情兼隅不修則原憲季羔侍

原憲字子思季羔字子生高柴字子游

一食血氣不休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

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曰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

民者衆矣未能以聞者未能有善以聞於時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

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

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

矣

獨治第十九

此言行已如是則可
自後不謂獨治於已

子魚生於戰國之世長於兵戎之間然獨樂先王之道講習不倦季則謂子魚曰季則蓋曾二恒之後大夫不生則已生則有云焉於世者也今先王淡泊此務脩无用之業當身不蒙其榮百姓不獲其利竊爲先生不取也子魚曰不如子之言也武者可以進取文者可以成天下將擾擾焉終必有所定子脩武以助之取吾脩文以助之守亦可乎且吾不才先軍旅之任徒能保真祖業優遊以卒歲者也

秦始皇東并子魚謂其徒叔孫通曰子之卒可矣盍往對曰召所學於先生者不用於今不可仕也子魚曰子之材能見時變今爲不用之學殆非子情也叔孫通遂辭去以添在秦

待詔博士
古漢二年
天下以古為博士

尹曾謂子由曰何許人子之讀先王之書將奚以爲答曰

爲治也共治則助之行道世亂則獨治其身治之至也

陳餘謂子魚曰

陳餘大梁人後爲張良上韓信擊破趙井陘軍斬餘泜水上

秦將滅先王之

籍而子爲書籍之主其危矣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

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來至無患矣

子魚居衛與張耳陳餘相善耳餘魏之名士也

張耳大梁人陳餘年少父事耳

高祖布衣時耳遊秦滅魏贈千金餘五百金而人更姓名與之陳

生起耳餘謁涉後餘號武安君武臣立為趙王餘為大將軍耳爲丞相後有

陳馯斬餘於泜水上秦滅魏求耳餘懼走會陳勝吳廣起

兵於陳故以誅秦餘謂陳王曰今必許定天下取王侯者其道

莫若師賢而友智孔子之孫今在魏居亂世能正其行修其

祖業不為時變其爻相魏

其爻乃以聖道輔戰國見利不易拂

名諸侯卅有家法其人通材足以幹天下博知足以慮未形必

宗此人天下無敵矣陳王大悅遣使者齎廄千金加束帛以車

三乘聘焉耳又使謂子魚曰天下之事已可見矣今陳王興義

兵討不義子宜速來以集其事主文聞子賢欲諮詢良謀虛意

相望也子魚遂往陳王郊迎而執其手議曰務子魚以勸王之

業勸之王悅其言遂尊以博士為太師諮詢焉

子召客謝甲陳人或謂之子謝或稱孔甲陳勝既立焉其妻

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無加其禮其妻之

父怒曰佑闇替號而傲長者不能久矣不辭而去陳王詣謝

遂不為顧王心懨焉遂適博士太師之館而言曰予雖丈夫哉

然倦於禮義以啓於姻姪惟先生幸訓誨之使免於戾可乎

言惟能為士夫然禮義則塞而不通雖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

問辨姪而不能曉達惟幸訓誨以免愆戾

子魚曰王所問者善也

政固無辭而對乎今以礼言耶則礼無不拜且宗族婚媾又與

衆賓異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王曰雖已失之於前厥

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爲兄弟

禮稱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是出妻之

父母為外舅姑爾雅云妻之父為外舅

由是明之則拜之可知夫婦

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昔魏信陵君

以此質臣二父臣之父曰於諸母之昆弟妻之諸父則以親配

此悉以親配非尚於德

德年以上雖拜之可也幼於己者揖之可也此出

於人情而可常者也王曰善哉請問同姓而服不及者其制何

邪服不言及言同姓而无服者

對曰先王制礼雖国君有合族之道宗人掌

其列列猶繼之以姓而無制饗之以食而無殊各隨本屬之

役屬近則死爲之免爲之免服屬遠則吊之而已禮之政也
是故臣之家以孔氏之別姓爲弗父之廟別姓猶言別宗孔氏何宋
哭孔氏則於夫子之廟孔氏大小宗則夫子之廟此有據而然也周之道雖
百世婚姻不通重先君之同體也王跪曰先王之言歟義博哉
寡人雖固敢不盡心因禮言

問軍禮第二十

陳王涿請問軍禮
魚答之乃獨專于篇

陳王問太師曰行軍之禮可得備聞乎答曰天下有道禮
樂征伐自天子出自天子出必以歲之孟秋賞軍師武人于朝
簡練傑俊任用有功命將選士以誅不義於是子雲以級
授軍司徒楷朴北面而誓之以守級授其鞭朴誓于社以告其事先期
五日大史筮於祖廟擇吉日齋戒告于郊社稷宗廟既筮則
獻兆於天子天子使有司以牲特告社告以所征之事而受命

焉舍奠于帝學以受成

成謂師律已成定

然後乃類上

帝柴于郊以出

以齋車遷廟之主及社主行大司馬職奉之

言以大司馬奉之游遷廟社之主

遷廟主則以斂帛皮圭告于祖禰謂之主命亦載齋車允

行王皮圭敬帛帛皆每舍奠焉而後就館

言廟社行主及皮圭幣主命每所至之地

則先告奠而後就館示有尊此舍奠作釋音與釋同

主車止于中門之外外門之内廟主居

于道左社王居于道右其所經名山大川皆祭告焉及至敵所

將戰大史卜戰日卜右御先期三日有司明以敵人眾狀告之

史史定誓命戰日將師陳列車甲卒五千軍門之前有司讀誥

誓使周定三不五申既畢遂禱戰祈克于上帝然後即敵將

士戰全已克敵史擇吉日復禱於所征之地

舊師祭名此

柴于上

帝祭社奠祖以告克者不顧兵傷亡也戰不克則不告也凡

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剛日有司簡功行賞不稽于

時其用命者則加爵受賜于祖奠之前其奔北犯令者則加刑罰戮于社主之前

書相用命則賞于祖弗用命則戮于社

然後鳴金振旅有司徧

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舍于国外三日齋以特牛親格于祖禰然後入設奠以反主

設奠反其主於廟北社

若天命則不奠斂于帝

埋之于廟兩階間

言埋五則華帛焚之

反社主

如初迎之禮舍奠于帝

學以訛戒告大享于群吏用備樂饗食有功於祖廟全歸則策勳焉謂之飲至天子親征之禮也陳王曰其命將出征則如

之何太師曰古者大將受命而出則忘其國

志其國中之事一於命而已

戎師陣則忘其家

忘其家之為一於戎而已

故天子命將出征親繫齊盛

服設奠于祖以詔之

詔告

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

首而受

受所

天子當階南面命受之節鉞大將受

謂受所

天子

乃東回西面而揖之

謂轉南面自東

亦弗御也

謂既揖已然後告

太社冢宰執壺宜於社之右

左傳云戎有受服祭社之肉盛以壺器

南面授大將太

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于軍吏其出不類其克不
禡戰之所在有大山川則祈焉禱克于五帝捷則報之振旅復

命簡異功勤親告廟告社而後適朝禮也王曰將居軍中之禮
勝敗之變則如之何太師曰將帥尚左士卒尚右出國先鋒入

國後刃介冑在身執銳在列雖君父不拜若不幸軍敗則駟騎
赴告于載橐鞬雅曰載橐鞬弓矢天子素服哭于庫門之外三

日大夫素服哭于社亦如之亡將失城則皆哭七日

軍敗三百哭將亡城失則

輕重之差天子使使迎于軍命將帥無請罪然後將帥結草
自縛袒右肩而入蓋喪禮也王曰行古禮如何太師曰古之禮
固為於今也有其人行其禮則可無其人行其禮則民弗與

其人蓋言田道之人

答問第十一

武安軍洎陳王號有所問子
召得詳所答之故以名篇

陳人有此曰謂子駁曰

武安君

即

之故

以名篇

大聖人者誠高材美稱也吾

謂聖人之知必見未形之前功垂於身後立教而矣大弗犯雖

不能作失亦吐言而辭士不破也子之先君可謂當之矣然韓子立

法其所以異夫子之謂者紛如也寧每探其意而校其事持久

歷遠過姦勤善韓氏未必非孔氏未必得也吾今而後乃知

聖人無世不有爾前聖後聖法制固不一也若韓非者亦當出

之聖人也子以爲奚若

韓非喜刑法名術之李本於黃老考之口吃不能道說而善著書序孔讚五篇内外諸誰怒

雜十策寫言後韓王遣非使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以賈毀一日韓

非歸之譖公子也今王訟并諸侯非終焉韓不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

不可以用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三以焉然下吏治

非李斯傾人遺非直使自殺然非知說之難焉說難書然死於秦不能

猶子猶白子信之為然是固未免允俗也今世人有言高者必

以極天爲稱言下者必以深淵爲名是資勢之談而無其實者

也好事而穿鑿也必言經以自輔援聖以自贊欲以取信於群

愚而度其說也若諸子之書其義皆然吾先君之所自志也請

略說一隅而君子審其信否焉武臣曰諾子與曰乃者趙襄共

并知氏趙襄子之行賞先加且臣而後有功

趙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分其地

中行故地知伯益驕請地韓魏之請地於趙不与知伯怒遂

辛韓魏攻趙襄子之請地於趙不与知伯怒遂

聯天礼襄子懼乃夜使相張孟同私於韓魏之請地於趙不与知伯怒遂

分其地於是襄子行賞於高六卿上張孟同曰晉陽之難推共无功襄子

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淪惟其是以先之

韓非書云夫子害之引以張本然後

難之豈有不然哉然實許也何以明其然昔我先君以春秋哀

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至二十七年

而還是時夫子卒已十一年矣而晉四卿皆在也

哀公二十七年晉荀偃趙衰魏賈萬陳叔慎在而仲孫申也

後悼公十四年知氏乃亡此先後甚遠而韓非公稱之曾無作

意是則甚多好事之徒皆非之罪也故吾以是默口於小道塞耳於諸子久矣而子立尺表以度天直寸指以測淵矇大道而不悟信誣說以疑聖殆非所望也武臣义手跪謝施施而退施猶然逐告人曰吾自以爲學之博矣而可吞於孔氏方知學不在多要在精之也

陳王問太師曰寡人不得爲賢所推而得南向稱孤其幸多矣今既賴三君子且又欲規久長之圖何施而可荅曰信王之言萬一之福也敢稱古以對昔周代殷乃興滅繼絕以爲政首今誠法之則六國之不撫抑父長之本王曰周存二代又有三恪其事云何荅曰封夏殷之後以爲二代紹虞帝胤備焉三恪格敬也禮之如賓客也非謂特有二代別有三恪也凡所以立三代者備王道通三統也王曰三統者何荅曰各自用其正

周以建子于正子時為廟商以建丑為廟王曰
朔二代與周是謂三統正丑時為夏以建寅為正寅時為朔六國之後君吾不能封也遠哉之王於我何有吾亦自舉不

及於周又安能紹法之乎

陳王沙讀國語言申生事

晉獻公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弗聽遂伐驪戎克之僕驪姬以是而

有寵立焉天人生美齊其婦王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返蒲城夷吾處私奚齊終終後驪姬半立奚齊謂申生曰君夢否姜必東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田姬宣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情之大：魏與小臣：魏姬泣曰：「豈由太子！」大卿新之城公報博社原姬申生益于城姬遂譖二公子曰：「昔知之重耳在蒲夷五十年，屈后氏，六申生。」以劍死。康成稱推經顧博士曰：始余信

聖賢之道乃今知其不誠也先生以為何如答曰王何謂哉王

曰晉獻惑聽讒而書又載驪姬夜泣公而以信入其言

而以信入其言

謂獻公以驪姬為信而更易其言

人之夫婦夜歎幽室之中莫能知其私焉雖黔首猶然况國君平予以是知其不信乃好事者為之辭將欲成其說以誣愚俗也故使予并疑於聖人也博士曰不然也

古者人君外朝則有國史內朝則有史史舉則左史書之舉動
言則右史書之以無諱示後世善以爲式惡以爲戒慶而不
記史失其官故凡若晉侯驪姬牀第之私房中之事不得掩
焉若夫設教之言驅群俗使人入道而不知其所以者也今此
皆書實事累累若實珠可無疑矣王曰先生真聖人之後風
也今幸得聞命寡人無過焉

陳王涉使周章爲將西入關將以誅秦秦使將章邯距之
東方朔周章等將西至函谷兵數十萬二批大驚
使章邯擊破周章軍遂殺章子曹陽陳王以秦國之亂
也有輕之意勢若有餘而不設敵備博大師諫曰章邯
秦之名將周章非其敵也卒王使使需然自得而不設備曰竊
惑焉夫雖天之所舍其禍福吉凶大者在天小者由人今王不
修人利以應天祥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王曰寡人之軍先

生無累也。謂先生憇慮也。又諫曰。臣聞兵法。無恃敵之不我攻。
言常為攻我之備也。特吾之不可攻也。今恃敵而不自恃。非良計也。王曰。

先生所言計策深妙。予不識也。先生休矣。而告人曰。儒者可

以防守。成難與進。取信哉。博士他日復諫曰。臣聞固大丘衆無備。

難恃。一人善射。百夫決拾。章邯最將卒皆死士也。周章若懦。使

彼席卷來。前莫有當其鋒者。王曰。先生所稱寡人昧昧焉。願

以人間近事喻之。
言訣先生以近事為之議。答曰。流俗之事。臣所不忍也。今

王命之。敢不盡情願。王察之也。
言俗事臣不忍言。今王命。臣皆在不敢違故下以采由喻之。

梁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技巧過人。骨騰肉飛。
言其驕也。若骨騰肉飛然。

手博蹠。獸國人懼之。然無治室之訓。教不立。妻不畏。憚浸

相泣瀆。方刀積怒。妻坐於牀。笞焉。左手建杖。右手剗其頭。妻

亦奮恚。因授臂使杖擊之。而自撮其陰。由乃仆地。氣絕而

不能與鄰人聞其凶也

凶人當作凶人宣矣之聲

穉而見之趣而披之

妻愈贊忿莫肯舍旃或襲其裳然後收人以无敌之伎力

而劣於女子之手者何以輕之无備故也今王与秦角彊弱非

若由之夫妻也而輕秦過甚臣是以懼故區區之心欲王備憲
之也王曰譬猶類誠佳然實不同也弗聽周章果敗而无後報

抑遂進兵擊乎陳王師大敗

博士亢仕六旬老子陳將沒戒其弟子曰

襄長九尺六寸高烏漢惠帝博士遷長沙

人守年五十七曾且天下有仁義之國也戰國之世譁頌不衰且先君

之廟在焉吾謂叔孫通歟濁世而清其身文儒術而知權
變是今師也宗於有道必有令圖歸必事焉

叔孫通自之薛人秦時以

文帝待詔博士漢王入武城通以弟子百餘人降漢後定漢儀拜為奉常尋為太子太傅惠帝復徙通為奉常

孔叢子卷第六

孔叢子卷第七

目咸注

連叢子一

連叢子上第二十二

敘書

家之族胥

一母相承以至九世相魏居大梁

孔子生鲤字伯魚
鲤生叔字子思伋

生白丁子上白生

子順相魏自叔梁纥至子順九九州號城大梁

始有三子焉長子之後承殷統焉宋公中子之後奉夫子祀焉

言事高祖有功封黎侯

襄成侯小子之後彥以將事高祖有功封黎侯

言事高祖有功封黎侯

臧嗣焉歷位九卿遷御史大夫辭

曰臣卅以經學焉家轉相承

作訓法然今俗儒繁說遠本難以妓妄難可以教侍中安國安

國忠之子以侍尚書高武帝

傳曰高祖太守時禹侍中受詔綴集古義呂氣焉太常譽百家

孔忠之子以侍尚書高武帝

業與定國紀綱古訓使永垂來嗣孝武皇帝重違其意遂拜太常其禮賜如三公在官數年著書十篇而卒先時嘗為賦二十四篇四篇別不在集似其幼時之作也又嘗書與從弟及戒子皆有義故列之于左

諫格虎賦

帝使士諸大夫

十九也諸之也无之大夫言本无此大夫假有之以爲幹猶非虛公子安處先王之類也

問乎

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車騎

并聞被行岡亦山手格

猛虎生縛

犴亦作慢音岸絅得狴犴之大者為狴犴才如犴犴

昧爽而出見星而還國

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

下國鄙固不如帝者之事敢

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

大夫未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

莫以虞心故乃闢四封以爲數圍境內以爲林禽鳥育之

驛

驛澑澑物

貌晝則鳴嚙夜則呻吟飛禽起而翳目走

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敵罵之者其刑深虞侯苑令虞
之候林苑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榛叢戴星入野列

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從張翼網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鍾猛
虎輒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
然自縛或隻或雙車徒抃讚咸稱曰工信車徒之徒微

以稱其工

亦乃縛以

絲組斬其牙支輪登較支或作拔與清同音復斷可指其輪登滿較式高載歸家益貢
被髮眴目蹠猾紛華故都邑百姓莫不干邁陳列路隅咸稱方

歲斯亦略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

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薮又其宅也

被有德之君則不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
格虎於其廷妨害農業殘天民命國政其心亂民命其必散國
亂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以國之君乃頤

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楊柳賦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之中塘漑既浸以時日引月長亘本洪枝條脩遠揚天繞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句以逮下或擢跡而接穹蒼綠葉累疊鬱鬱茂翳沈蒙籠交錯雁風悲吟鳴鵠集衆百变其音爾乃觀其節布運其所臨南垂太陽北被宏陰西奄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平平頃清室莫与止深於是朋友同好凡筵列行論道飲璇流川浮觴散核分雜賦詩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言考以先王之禮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憚酌樽兕兒光亦兕觴伸罰一云罰爵立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退坐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此楊柳依我以生未經一紀我賴以

寧暑者不御筆涼而涼清內蔭我序外及有生物有可貴六何不
銘乃休其賦以叙厥情

鵠賦

季夏庚子思道靜居爰有飛鵠集我屋隅異物之來古內之
待觀之歡然見考經書在德為祥并常為妖尋氣而應天道
不踰昔在費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寶
鵠謂此事也非一時一處所得也

杜坐闕廁以鵠不社鳥也誠既以謫居長沙自傷仰以爲高不得好乃喜賦以自憐

答我令考信道東直亦在
生家謂之天神脩德滅邪化及其鄰禍福無間惟人所求聽天
任命慎厥所脩所遷養志老氏之疇祿爵之來祗增我憂時去
不索時來不逆歲幾中庸仁義之宇何思何慮自今勤剝

裴參蟲賦

季夏既望暑往涼還逍遙諷誦遂歷於園周旋覩覩乎雨

藩親姪戎莫結葩吐榮猗那隨風綠葉紫莖爰有蠶蟲厥狀似
螟群聚其間食之以生於是悟物託事推況乎人幼長斯孽莫
或知辛膏梁之子豈曰不云推非德非義不以爲家安逸無心
如禽獸何逆必致驕驕必致亡匪惟辛苦乃丁大殃

言是蟲漫辛而弗以爲辛猶高梁之子漫驕而不以爲驕遂至于大殃

與從弟書

臧報侍中從弟乃安國也相知忿俗儒淫辭冒義有意設校亂反正
由來久矣然雅達博通不世而出猶言希世而出流學守株比肩皆
是衆罪非正將焉立每獨念至此夙夜反側誠懼三弟道未
信於世而以獨知爲愆也人之所欲天必從舊章潛於辟室正
於紛擾之際歎爾而見俗儒結舌古訓復申豈非聖祖之靈欲
令仁弟讚明其道以闡其業者哉言既得屋壁之書贊之曰良農

雖為今學亦多所不信惟聞尚書二十八篇聖家二十八宿謂
焉至矣也何圖古文乃自百篇邪辭書未出叔仲之率如堯典
書序錄及成王道雷風周公信自在道亦合儒群驅狗吠霄
同不得其髣髴照能明聖道之真乎以今讎古之疑蒙推科
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焉之傳云附安國所得辭序錄其餘
字遂以今讎古凡得五十九篇其餘錯亂文字摩滅不可分了故垂待後賢誠合先君闕疑之義顧
惟世移名制变改文體義類轉益難知以弟博洽溫敏既善推
理又習其書而猶尚絕意莫肯垂留三思維使來世亦有篤古
碩儒其若斯何古斯何猶言嗚呼惜哉先王遺典闕而不補聖
祖之業分半而泯後之君子將焉取法假令頽闕不殘游夏
更生其丘然乎其丘然乎不能而已貴復申之

與子琳書

告琳頃來聞汝與諸友生講隸書傳滋滋晝夜衍衍不怠善矣人之進道佳問其柰取必以漸勤則得多山雷至柔石焉之穿蝟蟲至弱木焉之游矣雷非石之鑿鴟非木之鑿然而能以微脆之形幅堅剛之體豈非積漸之致乎訓曰徒學知之未可多復而行之乃足佳此言古訓有之謂李以能致高善故學者所以飾百行也侍中子國字固安明達淵博雅好絕倫言不及利行不

欺名動遵禮法少長操故雖與群臣並衆近侍見待崇禮不供藝事獨得掌御唾壺朝庭之士莫不榮之此汝親所見也

漢書云侍中比三工一右才員左婢右貂本素承相吏往來殿內故謂之侍中分掌東廄服物下至薦席皆廣子之屬武帝時孔安國為侍中以其簡者特掌詩御唾壺汗掌詩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又曰操斧

伐柯其則不遠遠則尼父近則子國杜以立身其庶矣乎

叙出

臧子尉位卒諸事亦傳李問琳子黃厥德不脩失侯爵大司

徒光

字子卿，號子卿，字次孺，成帝即位奉事郎。後爲五子師，賜靈壽，於年七十元始五年薨。

以

其祖有功德而

邑王屢絕分所食邑三百戶封黃弟茂焉關內侯茂子子國

生子印焉諸生特善詩禮而傳之子印生仲驩焉博士弘農守

善春秋三傳公羊穀梁訓諸生仲驩生子立善詩書少游京

師與劉歆友善

劉歆字子駿，成帝召見焉。黃門郎，與公卿領校

算，同郊敵復焉。中蟲以尉哀帝時為侍中子駿。

補廷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華嘗以清論識貶

史丹史丹諸子並用事

史丹字君仲，元帝成帝烏程縣人。

有男女二十一人，十九男皆以丹任侍中諸

卿，大二千石者十餘人。

高是不仕以詩書教於闕里數百人

子立生子元以郎校書時歆大用事而子元校書七年官不益

故或譏以高不恤於進取惟楊子雲善之子元生子建與崔義

曾祖近在左右凡四人，候至

有男女二十一人，十九男皆以丹任侍中諸

幼相善長相親也。義仕王莽焉。建新大尹數以世利勸子建仕。子建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亦善乎？且習与子勿同志，故相友也。今子以富貴為榮，而吾以貧賤為樂，志已乖矣。乖而相友，非中情也。請與子辭，遂歸鄉里。

義當作
謀

二子以疾，歲月不仕。漢書稱子建少遊長安，與崔篆友，善及篆。仕王莽為京師郎。太尹莽薦子建，對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袞冕之志，各從所好，不外善惡。道既無矣，請從此辭。遂歸。終於家。臣歲今詳。東漢書云：其理與漢書同，而其名異。且漢書稱崔篆以疾，固身不仕。蓋後漢會復作故。子建，字子根。漢書誤作崔篆。寫何則？詳連黃文。魏誤作仁義之義字可辨也。光武中，天下未悉從化，童憲、豎豐等部衆於鄒魯之間。郡守上黨鮑府君長患之。是時闕里无故荆棘叢生。一旦，自闕廣千數百步，從舊講堂垣，然至里門。府君入驚，謂子建曰：豈卿先君欲令太守行饗良禮，助太守誅惡邪？子建對曰：其然。府君曰：為之奈何？對曰：庠序之儀廢久矣。今誠修之，民必觀焉。且憲豐為盜。

或聚或散非有取固部曲也若行饗射之礼內萬禽之之備
外示以簡易憲等元何依衆觀化可因而縛之於君從之用格

憲等

荀爽字曷長初事更始人亡歸光武拜諱義大夫時同人

人稱憲軍不肯下漢之子闢里无故荆棘自除徒讀堂至於甲子

守求到擊討破之降者數千人惟別師彭豐震休床常持各持

異之謂附水及曾公今日方今危急而勦里自閑斯豈夫子欲令大行仁

育物焉陳无百兩乃會人衆修御射之孔青等共會觀視欲因敵濟

之豐等水勢高水乃持牛酒勞饗食而潛逃兵歸京

之王莽後亦漢書元永均子建之辭蓋錄之不往子建生子仁以文

李焉議郎博士南海太守生子豐

子豐以孝行聞三府交命委

質司空拜高第御史建初元歲

建初元年韓帝元年

大旱天下憂之問

群臣政教得失

子豐乃上疏曰臣聞焉不善而災報得其應也

焉善而災至遭時運也陛下即位日新視民如傷而不幸耗旱

時運之會爾非政教之所致也昔成湯遭旱因自責省故散

積戒御損膳而大有年意者陛下未焉成湯之事焉天納

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侍郎典東觀事子豐生
子和史作孔信字仲和此書蓋孔氏二孫所集故多不書其名或子入與東外異

太白大夫鮑參鮑參無其傳人之性分氣度不同有體貌疏
色厲矜莊儀容水栗似若能斷而當事少決不遂其為者或性
玄靜不与俗競氣不勝辯似若无能而涉事不顧臨危不撓
者是為似若強焉而不能勝量似若弱焉而不可奪也君子
觀之以義推內察容而度心所以得之也若是似類相亂如何
取實豈子豐曰夫人者患在不察也人之所綜物才志也憲協
於理固以守之此之謂強知足以通变明足以破偽情足以審
疑果足以必志固可以先事而功成矣即所謂寬柔內思不
報无道之強當形氣之助乎若乃貌濟內挫高氣元戾
多意倨跡理不充分業不一定執志不果此謂剛復非強者

此是故君子欲必其行由是論之強弱之分不取於氣色明矣
公也察志在觀其復事乎非定計於內而敏發於外孰能稱此
強名乎哉子豐曰夫物有定名而論有一至是故有可一言而
得其概雖十言而不能奪者唯析理即實為得不以濫麗說
辭為賢也然而世俗之人聰達者寡隨聲者衆持論无主俯
仰方以因貴勢而附從訐浮說以為定不求之於本不考之於
理故冗長溷殼之言而衆莫能折其非所以為口費而无得也
夫論辨者貴其能別是非之理非巧說之謂也當要者訥言得
理此乃辨也聽者由弗之察辭氣支離取喻多端幸較以類
理不應實而聽者因形飾偽徒讚然之是所謂以巧辭多喻真
辨而莫識一言之別實者也人皆欲剖析分理揆度覩偽固不
知所以精之如自古得其謬惑莫之甚焉是故舉多敗事而寡

特之知困在群醜也夫聰者不可亂以謠聲明者不可眩以邪色而拙人不必聰明故有氣勢者益得之半无此二者墮得之半也

左氏傳義詁序

先生名竒字子異其先魯人即襄成君次儒第二子之後也

孔平朝于少孺孔延年之子宣帝時為太中大夫以漢授皇太子經元帝即位以師賜號內侯号襄成君霸四子長子福次子扶第三子育弟

四子家于茂陵以世李之門未嘗就遠方師也唯兄君與少孺

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於其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

李才否出其或訪經傳於子駿輒曰幸聞孔君魚吾已還從

之諾道矣由是以春秋見稱當此

孔平字君角平陽之古承少孺劉歆受春秋左傳歆

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旁受直矣後至武都太守弟奇善齊洛陽書

以奇好問常往來去官守約期間卒于家奇博通經典與作春秋傳注疏

劉言附注不載蓋之末君魚避地至大河之西以大將軍賞其

其六萬卷也

馬家常馬上賓從容以論道焉事是時先生年二十一矣

續

字翻公更始初獻見東方尚復不歎曰閔累出在何而和其志俗即稱家出而山後事光武爲大司空及顯宗新帝十八歲每与兄

左氏傳之難者集焉義詰發伏闇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

世

李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彝篇自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將來君子嘗背遊意莘詳錄之焉子豐善於經李不好諸家書鮑彥與子豐名齊而業殊故謂子豐曰家書多才辭莫過淮南也讀之令人斷氣斷氣猶言內絕矣方自知爲陋爾子豐曰試說其最工不可及者彥曰君子有酒小人鼓金雖不可好亦不可醜此語何如子豐曰不急爾彥且効作此語子豐曰君子樂醜小

人擊抃雖不足貴亦不可賤君子舞家少人擊壤上化便弘又何足賞吾能作數十曲但無益於世故不為爾鮑子於是屈而無辭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元和二年三月孝章皇帝東巡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祠聖師作六代之樂天子升廟西面群臣在庭北面皆再拜天子進爵而後坐乃召諸孔丈夫年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臨賜酒餚子和自陳曰臣草莽所蔽才非幹時行非絕倫託備先聖嗣世名季家陛下謹加拔擢微臣蘭臺令史會值車駕東巡先礼聖師猥以餘福惠及臣宗誠非碎首所能報謝詔曰治何經對曰為詩書頗涉禮傳詔曰今日之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非所敢當也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師而貴道今陛下尊臣

祖之靈貴臣祖之道親屈萬乘辱臨敵里此乃陛下所以崇聖也若夫顧其遺嗣得與群臣同受釐福此乃陛下愛屋及烏惠子下道周公旦曰呂聞愛其人者愛其后上鳥增其人者所以謂之裕者此言夫子受先聖而及其六子孫也所以

崇德作舉臣不弗與於光榮非所敢承天子嘆曰非聖者子孫

惡有斯言遂拜子和郎中詔隨車駕賜孔氏男女錢帛子和從

還京師遂校書東觀其年十二月為臨晉令其友崔駰以其家

卦林占之謂鳴不吉語子和曰蓋辭乎卦林當作易林案後漢崔

次吉凶多所占驗第乃馴之祖父也故曰以其家易林占之一作家林

荅曰直字不為人仕不擇官所以

為吉也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吉凶由人而由卦林乎徑往之

官三年秋八月天子巡后土登龍門子和自請從行在所

至天子所行在天子識其狀貌燕見移時賜帛十端還而九月既望寢疾浸

而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彥年十有二次曰季

彥年十歲父之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彥
季彥常受教焉既除喪則苦身勞力以自衣食家有先人遺書
兄弟相勉諷誦_{不倦于時}蒲阪令汝南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
魯奉車二乘辭曰返魯乃无乘車二乘之文載柩而返則違父
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也得願
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鄰宗族父獨留此不以虧乎
吾其定矣是時進先還華陰遂還其車於是甘貧味道研精墳典十餘年
間曾徒數百故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諷皆
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鄉成長彥頗隨時爲今
學季彥壹其家業兼修史漢不好諸家之書隨時烏牛各言
華陰張太常騎至彥寓華陰然張太常其華陰之人號本无其名問如何斯可謂備德君子
季彥答曰性能沈邃則不可測志不在小則不可度砥厲廉

隅則不可越行高體卑則不可階興事教業與言俱立捨己從善不耻服人交友以義不慕勢利並立相下不倡游言謂微流言不相

信之若此可謂備德矣張良不有孝悌忠信乎答曰別而論之則應此條惣而目之則曰孝悌忠信張生聞是言喜而書之魯人有同戚之計而死者歛為之服問於季彥季彥曰有恩好其總乎昔諸侯大夫共會事工主及以君命同盟霸王其死則有哭臨之禮今之上計並觀天子有交燕之歡同名綿素上紀先君下錄子弟相敦以好相厲以義又數相往來特有私親雖比之朋友不亦可乎

崔駰學於太學崔駰字亭伯漢肅宗巡守方丘駰上四巡頃帝寧知崔駰平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此葉公好龍也及憲焉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後出為長安長不之官卒于而糧乏鄧衛尉欲餼焉鄧衛尉乃鄧訓即禹之子謙恕下士家元貴賤見之如舊朋友建初三拜

謂者淡持張拔
太守誰某校尉

而未果季彥年九歲以其父命往見衛尉曰夫

言不在多在於當理施不在豐期於殺之崔生臣父之執也不幸而貧公許賑之言既當理矣從來有日嘉晚未至或欲豐之然後乃至致乎答曰家物少湏租入當猥送季彥曰公顧眄崔生欲分祿以周其無君之惠也必欲待君租入然後猥致則於崔生為虧非義崔生所不爲也且今已乏矣而方湏租入其猶古人欲決江海以投牛蹄之魚之類也鄧公曰諾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季彥返魯過梁相曰此子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其姜氏傳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文姜齊女為魯桓公夫人桓公夫人姜氏之子殺之與齊侯會于宋送之與夫人姜氏如齊一俟通焉齊侯使公子翬生東公杜絕之絕不爲親即凡人道公不許人道不謂妾所以示我此

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同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

弘農太守皇甫威明問仲淵曰

烏南現字威明濟寧府平澤縣人烏尚書後遷弘農太守封侯壽成

侯封不愛博鷀連差拔尉

五胡亂華別子烏祖祖別

三十卒仲淵乃李廣陵人

五胡亂華別子烏祖祖別

三字祖

能傳祖之業者常在竹叔祖今觀連叢所記信如

烏崇公二父之傳伯

所聞然則伯季之後弗克負荷矣答曰不然也先君所以為業者非唯經傳而已可以孝則孝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故曰无可无不可也蓋唯執行中庸其於得道非末君子孫所能及也是以先父各取所能二仕則仕能孝則孝自伯祖之子孫世仕有位季祖之子孫或孝或仕或文或武所統不壹故孝不稽古仕无高官文非俎豆武非戢兵不專故也皇甫曰如高明之

言是故弗克負荷已答曰伯之子孫今可其仕季之子孫何所能仁所以此得聞焉且人之才聖受天有分若如君之論則成王伯廟禽雖致奉平皆當以不聖蒙弗克負荷之罪乎皇甫笑曰善既而或謂仲淵曰以古人推之自可如皇甫之言爾而子矜之何也皇甫雖口與子心實不與也答曰吾其然然此君來言頗故相侵故激至於此豈曰得道由不獲已也

長孫尚書問季充曰

長孫尚書本无其名

歎士聖人之後也豈知聖人

之德惡乎齊荅曰德行邈於壯智達秀於人幾於如此矣曰

聖人者必能聞於無聲見於无形然後稱聖爾如歎士所言大

賢則能為之季充曰君之論真古未之近也夫有聲故可得而

聽有形故可得而見若乃无聲雖師曠側耳將何聞乎无形

雖離婁並昭將何覩乎

離婁古之名目者唐時人高祖亡其玄孙
朱亥之號亦云能視百步之

外傳春秋書曰惟狂克念作聖狂人念思道德猶爲聖人聖人太
賢之清者也賢人中人之清者也

孔大夫謂季氏曰

孔大夫乃孔昱字元世廟七世孫少習家學太尉卒

以節疾卒官卒於家去

士論以經術爲內學以諸子雜說爲外學故褚季孫曰臣幸得以經術爲

師而好讀小家傳語又東方朔以好傳書爰

三術多所博觀外家之語當季氏爲卿方尚辭文乃以草

句爲文章以紙背爲外革焉而君獨治古義則不能不非

章句內學非草句內學則危身之道也獨善固不容於其今古

義雖善時此所廢也而獨焉之必將有忠盍固已乎

答曰君之此言殆非所望也君以爲季

二知乎季愚乎大夫曰學所以

求知也季彦曰君頻日

往日

聞吾說古義言輒再稱善其

使人知也以爲草句內學迂誕不通即使人愚也今欲使吾釋

善二之知業習迂誕不通之愚矣季爲人謀如此於義何居且君

子立論必折是非以見易非何傷之如主上聰明庸知不欲兩聞其義博覽古今擇善從之以廣其聖乎吾子不要祿貴得正義爾復以此受忠猶甘心焉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升空因事寫_{臨淮太守}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斯業之所以不泯賴吾家世世獨修之也今吾猥為祿利之故欲廢先君之道此殆非所望也若從君言是為先君之義滅於今日將使來世達人見今文俗說因嗤笑前聖吾之力此蓋為先人也物極則變比百年之外必當有明真君子恨不與吾同世者於是大夫慄然曰吾意貫不及此也敢謝不敢

楊太尉問季彥曰

楊震字伯起明經博覽无不窮究事在東漢初年
初為司徒後為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賈外傳等
既因醉酒卒時年七十矣吾聞臨晉君異才博聞周洽群籍而

世不歸入儒何

季彥父子和鳴臨晉令不歸大儒言世不以大儒歸之

答曰不為祿學故

也惡有醜正實繁有徒辯經說義輒見增疾但以所據者正故衆人不能周爾免害焉幸何大儒之見歸乎

季彥見劉公劉公本其名客適有獻魚者公孰視魚歎曰厚哉天之於人也生五穀以爲食育鳥獸以爲之肴衆庶僉誠如明公之教公彥曰賤子愚意竊與衆君子不同以爲不如明公之教也何者萬物之生各稟天地未必爲人人徒以知得而食焉故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二有知也伏犧始畫草木可食者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然後五穀乃形非天本爲人之生也蚊蚋食人蜘蛛食天故鳥蚊蚋生人鳥蜘蛛生地也知此不然則五穀鳥獸之生卒不爲人可以爲無疑矣公良久曰辨哉衆坐默然

永初二年

水經二年乃後漢
平帝時

季彥如京師省宗人仲淵是年夏

河南四縣雨雹如捲杯大者如斗殺禽畜雉兔折樹木移喬盡
天子責躬省過並令幽隱有道術之士各得假變事取陳數故
季良與仲淵說道其意狀曰此陰乘陽也貢臣擅權母信黨盛
多致此莫然方漢家太息時下郎長孫子逸止仲淵第聞是言
孫子史方其石山謂止仲淵所而聞是言
於德陽致陳止事如與仲淵言也曰陛下增修聖德寬此二者
而已矣二者謂貴仁道
崔丹后室廣 天物之相感各以類推其甚者必有山
崩地裂自氣相因其事不可盡論往者延平之中鄧禹刑罰而
東垣巨屋山大崩聲動安邑漢孝傷帝延平百餘日即位登太后
臨朝稱制改延平元年同東平王節
固三十尺即前事之驗者帝默然左右皆不善其言史稱正光七年河北大雨
當大者如斗安帝詔有道術之士極策反青乃召季良見於德陽殿帝親問其故遂有此對帝默然左右皆惡之
之曰吾豈容媚勢臣而欺天子乎後子逸相會舉季良孝廉

固辭不就會遭兄長孝憂遂止平家季考方人謙退交
厚簡而不華終不以榮利變其恬然之志見不義而屈質者
視之如僕踐其筆則與誥成章其言必正名務理故每所交游
莫不推崇以為指則也年四十有九延光三年十月子丑卒

文淵閣四庫全書
史籍年
四十七年

孔叢子卷第七

孔叢子釋文

嘉言第一

萇

音長

安施

商移切

或弛

詩止切

好禮

盡到切

事夫

風無切

使于

疏史遇切

已之已人

肫

許傳切

後瘳

丑鳩切

與在

音旨

爲病

干傷切

夫三折

上苦扶下切

食列切

已矣

音已

方

胡計切

與計

音計

益姑

上輕謫切

夫以扶繫

已並養黑切

既宴

音向切

夫死

音音切

扶與計

音計

頤盍姑

上音以

夫以扶繫

下音以

方

胡計切

與計

音計

益姑

上音以

瘳

切

與在

音旨

爲病

干傷切

夫三折

上苦扶下切

食列切

音已

方

胡計切

與計

音計

益姑

上音以

者

智夫不扶音

論書第二

曠

夫切

已歿

音已

已之

音已

形日

以中切

惡鳴

各論事切

論事

音論事切

錯行

七各切

樂

音落切

之

各

樂切

愀然

音小切

而已

音已

憎覩

音烏

大麓

音鹿

已而

音已

烽迷

音烽

錯

七各切

禋燔

音奉切

死難

音旦切

與於

音音切

預祇

音祇切

刑錯

七故切

三監

音監切

孟長

長卿切

所任

音任切

除過

音古切

古郎

音郎切

應之

音之切

聲之

音長兩切

記義第三

篤夫

計記

施人

施智

名獸

等玉

相室

息亮

從死

才用

長者

好

人

虛到

譽已

紀音

好外

虛到切下同

瘠色

秦昔

女知

音智早

令德

力正

臣

汝尊切下同

已耳

吉己上音

以已

下音紀

其知

音智同

使宰

士悲切

使于

士諱史

以遺

以醉

若夫

扶音

使人

士悲切

舍實

音私昵

私昵

亦作暎

陷辟

辟亦

澳

六切

苞苴

余好賢

呼告切下同

幽公

亦作浦

造周

音造

跔踏

力上

營業

切

與於

音將

將意

音意

蓼莪

力竹

裳裳

如清徹

列

為施

切

商稅

切

刑論第四

刑省

所景

降典

古巷

折民

之列

弗勝

詩證切又書

無別

皮類玩

蒸切下同

非從

切

刑重

直麗

民賈求

拉惡之鳥

不省

音景

夫赤

音扶

折獄

切

不中

丁仲比罰甲復

斷者

切

則已

適爾

應集

不中

切

比罰

甲復

斷者

切

之擣

備後切

之擣

諸氏切

惡其鳥

放勿

間居

音

記問第五

孔伋

新先的

負荷

下可

任賢

任鳴凶間訖力任法

已得焉

之知

皆難者

諸卿于

審圖難

息鄉

亦作鄉

操曰

七

已得焉

師

所使

梟鷙

上堅

慄焉

尤美所好

所好

到只且

上諸氏切

使以喪

下十全切

若

施

上力注切

自賤安

伊益切

蔓延

夷然切

永歎

也子切

弟寶

謂或引

使使

見

出巡切

應之

共說切

雜訓第六

由祇

諱氏切

不與

音相好差到

舍坎

上音舍下古穴切

珠瑱

也同切

子車

切

於郢

淡甘切

而別

皮列切

使以

同下

當免

云達切下同亦作統

疏遠

音

為屬

方珠玉

全名

力正切

之憑

烏谷切

各卑

音受裨切

各卑

音受裨切

各卑

音受裨切

舍適

上音舍下同

舍適

音舍下同

舍適

音舍下同

舍適

音舍下同

舍適

音舍下同

舍適

居衛第七

可將尚亮百乘

韻證

汝鳴

君任

移

不訾即移

施隻

適齊

切

相易

費益

寄帑

徒義

有奇

后直

折臂

食列

禿肝

下晏安地

目僂

脚主

相易

不與音

泰音

大牢

泰切

不累

切力

惡有

音鳥

其行

下孟行切

行

只音

自契

私列切亦作快高

同譽

切拔

追王

于况

大工

音泰

不爲

千萬切下音萬民同干

乘通聲

焉得切

爰珪瓊

才贊切

秬鬯

上音鮑下戶切

秬鬯

五虎切

貢父

扶雨切

適宋

樂崩

徵音

廸守第八

廸守

音禪

泰時戰

切

蟬時戰

切

齊軍側皆

切

金奠

上音內賈

讚好惡

上聲到切下烏故切

貌辭

音闕

辟闕

日齊切

公儀第九

參音

要利

謂其行

正過行

切

胡母

音甚易以故

抗志第十

鰥魚姑頃切

一窮音房切

使乎疎史切

和者

胡卧切下同

以長丁丈切

無已

音以下同

故使

城士切

舍所

捨必疣音大居之

爲人

干傳切

所藏

十浪切

之分

切

乘

通鑑音崩切

泊之

占忽切

勿伯

如子义音崩

汨之

切

不禁

居吟切

適觸

施集切

自累

力也切

四

達

百職切

已言

音信切

談說

城銳切

屬耳

之缺切

喪也

四浪切

卒盡

即律切

小爾推第十一

廣話

莽艾牛

蓋音切

頑賦

逋遠切

聚撲博木

模束音切

模束

倪結切

開徹

列造切

之刃

到附切

燐刻

附庸切

廣言

憲何

皆音切

麗著

直略切

脩杼

直呂切

辨彼

彼切

印我

俄剛切

顛和

和俞切

初比激懸已切。《宋記》。燁之切。《韻經》。嫩也。煥。新。嫩。乾。燬。作。燬。柔。感。勦。截。嫩。交。辟。除。

廣訓

音聲赤翟華華羽鬼切方與上符方切

廣義

本作曰猶屬婦本作娶非分扶問曰難心方版

廣名

余廉從先客之贈桂鳳之隧徐醉之穉羊至之寧昌

廣服

織繃

慈陽

曰縞

古去切

田也

分物切

亦作頑

內而唯

列定也

丁定切

紋謂

分物

皆渝

上與下切失之

直質

之神

如驕

暮

莫狄

木第

壯士

建

胃巨匱

言切

廣器

古毒

之鵠

古去切

正諸城

亦作執

執械

金劍切

食歷子

肩切

旁越

句子古

之執

上聲吉切

之執

亦作臬

金劍

劍切

食歷子

肩切

旁越

句子古

之執

上聲吉切

之執

上聲吉切

之執

上聲吉切

廣物

古旱

之穀

古旱切

力入切

之粒

亦作粒

之鉉

鉉切

栗

栗切

栗

栗切

栗

廣馬

古旱

之鴻

古旱切本

之燕

於甸

白脰

加侯

舉鳥

羊茹

鴟

上聲吉切

之鴟

下斤於切

廣觀

之糴

古賢切

之縱

子紅檉也

感

魚舍如

度

跔

一丘弭切

之兩

力護切

量

時往切

之盛

時往切

溢

賀切

簾

郎斗切

○衡

朱鉤切

銖

墉朱鉤龍蝦緩胡閨切

公孫

龍

第十二

諱

郎于切又落十落旱二切

盍

往轉臘切

之

恃

蒲沒切

之

令

力政切

兒

徐娘而哭四浪切

其行

下孟切同

狹

之音

汜

論泛能音

幾

能音

惡

得烏音

儒服

第十三

箋

治切

而已

者以下已行同

與焉

音

獲已

音

以

卑復切

訾

音

所喪

對魏

王第十四

與謀

音則射

則射

音夜

相援

音九

相鋗

音倉落

所喪

音喪

惡之

鳥故呐切

惡之

音下向呐

呐

儒劣

陳士

義第十五

便者

紫史疏食

一夫

音降節

字如夫

豈

音扶強

必當

音互兩

丁浪

鋗鎚

下平切

自然

胡老

少寡

扶照

相好

虛到

折毀

辟列

五父

音育

合葬

音育

輓父

元販

大行

下孟

於却

音乳穀

初

於菟

上音烏

女妻

七計

橫生

户孟

由惡

鳥各

使相爽

去修好

初

而燕

音強

之如

不已

燔彝

於漫悲

此貞擬

音疏達

二行

初

謂胞

音度

骸度

各稱

膚赤說

論士

音盧因

宮他

唐何切作

初

難

鳥各

相惡

而臨

鴻舍

先音

相魏

毛亮切

喪職

辰

初

而蒂

得蓋切又方味切

幾乎

音

論執力第十六

求從

將客

數被

色角

好卑

音到

惡尊

鳥故

二難

乃互

目累方達

質秦致

音

嫪毐

上郎到切

在喪

女

執節第十七

義強巨兩切下談說說切贅省刑刑切省問相相切上行行切以行同

卒

不不學學切行行切

詰墨第十八

崇喪加惡禮鳥故切苴經余古顏躬行切菅菲古顏躬行切夷
亦惡鳥故切下惡疾鳩各行已戶庚陰重直隱強諫費良

卒自傳律

獨治第十九

低水陳尼切又易操易切食躁名窮切過塞於桑則媾音降殺

上如字丁之免音弗父音

問軍禮第二十

齊戒側皆切下齊舍奠釋音馘首馘切飲至禁禁切執繫齊切

荅問第二十一

之知

音智

矣夫

音義

無當

之

音義

爲韓

于萬切丁中行戶

音義

說難

音義

當之

音義

爲韓

于萬切丁中行戶

音義

度其

音義

知氏

音義

難之

音義

知伯

音義

施施

余支

何施

音義

商移

音義

三恪

音義

落其

音義

弟

大計

三恪

音義

知氏

音義

難之

音義

知伯

音義

施施

余支

何施

音義

商移

音義

晋益

音義

跌而

音義

無累

音義

力

音義

决拾

音義

葉

音義

梟將

音義

堅堯

音義

扛鼎

音義

古雙

獸

音義

兜

音義

許共

音義

贊忿

音義

亦作憲

音義

舍旃

音義

捨今

音義

圖

音義

力政

音義

蹠

連叢子上

音義

第二十二

相魏

音義

將事

音義

襄侯

音義

轉相

音義

繁說

音義

溢使

音義

永奕

音義

切方

音義

師率

音義

駢間

音義

區干

上勑末切

乃之

音義

誇醫

音義

日於

音義

訓

音義

施令

音義

方

音義

正公

音義

上請城

切喪精

音義

四浪

音義

咎咎

音義

咎咎

音義

咎咎

音義

咎咎

音義

咎咎

音義

咎咎

音義

正公

音義

自至樂

音義

下同

猗那

上於宜切

飲燕

音義

洗解

音義

兒觥

音義

辦

音義

鴻

音義

喪已

音義

鴻

音義

鵬

音義

全考

音義

政莫蟲

音義

蠐蠐

音義

蠐蠐

音義

蠐蠐

音義

惡能

音義

將焉

音義

行衍

音義

行衍

音義

衍

衍

音義

衍

事

利

性

分

切

間

亢

疏

上音抗

知

足

音

謂

強

如字

剛

下同

慢

猶堅

稱

亦證

析

理

星歷

切下

溷

上胡闕

殺

下何交

折

其章外

揆

度

音

切

斷

氣

彷彿管

連叢子下第二十三

行

非下孟

全史

力政

得

與

音預

受

駁

王其切

惡

有

烏盍

惡

音

惡

音

切

爲

人

于

僞

請

從

才

用

燕

音見

宴

造

其

倉

到

切

可

度

唐答

別而

彼

交

燕

音繁

弟

素

杜奚

以

好

切

又

數

邑角

葉

公

音

公

款

賊之

爲

羸

音輕

取

後

音

要

與

殺

音預

荷

已

以

有

分

切

惡

音

直

鳥故

知

音智

得

音智

省

相井切

宗

下同

捲

音

杯

音

圓

音

陽

神陵

後序

自成詳孔臧續連叢子二篇至興子琳書而止自叙世而下逮季彥卒悉孔氏之後人術案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後孔均爲襄成侯追謚孔子爲襄成宣尼公此祖建武十三年復封均子志爲襄成侯志卒子損嗣孝和永元四年徙封襄亭侯損卒子曜嗣曜卒子完嗣此世相傳至獻帝初國絕魏復封孔子二十一世孫羨爲崇聖侯晉封二十三世孫震爲奉聖亭侯後魏封二十七世孫乘爲崇聖大夫太和十九年孝文幸魯親祠孔子廟又改封二十八世孫珍爲崇聖侯北齊封三十一世孫爲恭聖侯周武帝改封鄒國公隋文帝仍舊封鄒國公煬帝改封爲紹聖侯唐太宗封太子裔孫德倫爲襄聖侯由漢平帝至唐子孫

龍衣封不絕不審何人修續之然當在桓靈之際故獻帝時國絕此書遂已而无續焉

後序

孔叢子者先生廣平公序之詳矣先生頃得是書果哉因領憲計二政于嶺南公餘遂釋而進之

先皇帝嘗賜金繫以寵嘉之然尚藏于秘閣而天下樂聞乎道者欲有之而未能得逢學于先生之門得其本又可私善諸已而已耶因命工刊焉庶乎与樂聞道者共使知逢之心異蔡邕帳下之論衡云耳時嘉祐八年癸卯冬十

一月日門人

呂逢序